

Reading in the

晨读, 10
Morning 分钟

且歌且吟, 那些伴我 成长的散文

周国平 · 席慕蓉 · 毕淑敏 · 林清玄

等著



金春梅

选编



且歌且吟， 那些伴我 成长的散文



周国平·席慕蓉·毕淑敏·林清玄

等著



金春梅

选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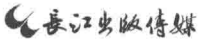
且歌且吟, 那些伴我成长的散文 / 周国平等著; 金
春梅选编. --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354-8222-8

I. ①且… II. ①周… ②金… III. ①阅读课—中学
—课外读物 IV. ①G634.3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66139号

责任编辑: 曹程 高娟 程华清 余慧
装帧设计: 壹诺

责任校对: 陈琪
责任印制: 左怡 包秀洋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960毫米×640毫米 1/16 印张: 17.5
版次: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字数: 231千字

定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CONTENTS

苏格拉底的申辩	[古希腊] 柏拉图 (001)
论书籍	[法] 蒙 田 (004)
狮子	[法] 布 封 (016)
蜘蛛的智慧	[英] 奥·哥尔斯密 (020)
风景中的人类	[德] 叔本华 (024)
天才与美德	[德] 叔本华 (027)
妻子	[美] 华盛顿·欧文 (032)
悼念乔治·桑	[法] 雨 果 (039)
光荣的荆棘路	[丹麦] 安徒生 (042)
与书为伴	[英] 塞缪尔·斯迈尔斯 (047)
是天堂，也是地狱	[美] 洛克菲勒 (049)
伟大的渴望	[德] 尼 采 (053)
心灵的守护神	[德] 尼 采 (056)
山口	[苏联] 伊凡·蒲宁 (059)
世间最美的坟墓	[奥地利] 茨威格 (063)
书卷长留伴一生	[法] 莫洛亚 (065)
我没有鞋 他却沒有脚	[美] 卡耐基 (069)
门	[美] 克里斯托弗·莫利 (071)
人类一定会胜利	[美] 福克纳 (074)

大海和吹拂着的风	[美] 埃尔文·B·怀特	(076)
一片叶子	[日] 东山魁夷	(080)
优哉游哉	[德] 海因里希·伯尔	(082)
期待	[苏联] 邦达列夫	(085)
要活在巨大的希望中	[日] 池田大作	(088)
所有的小径都通向山顶	[印度] 奥 修	(090)
今	李大钊	(092)
我的母亲	胡 适	(095)
藕与莼菜	叶圣陶	(099)
论幽默	林语堂	(101)
关于真善美	冯友兰	(112)
渐	丰子恺	(116)
给我的孩子们	丰子恺	(119)
吃瓜子	丰子恺	(122)
假如你想结婚的话	老 舍	(127)
我的理想家庭	老 舍	(130)
又是一年芳草绿	老 舍	(133)
可爱的中国（节选）	方志敏	(137)
云南看云	沈从文	(142)
沅陵的人	沈从文	(144)
雅舍	梁实秋	(154)
寂静的园子	巴 金	(157)
给傅聪	傅 雷	(160)
忆白石老人	艾 青	(163)
论快乐	钱锺书	(169)
八十述怀	季美林	(172)
茶花赋	杨 朔	(176)
秋的气味	林海音	(179)
跑警报	汪曾祺	(181)
多年父子成兄弟	汪曾祺	(187)
读沧海	刘再复	(190)

紫衣	三 毛 (194)
写给生命	席慕蓉 (200)
月色两章	席慕蓉 (205)
母语	席慕蓉 (208)
人的高贵在于灵魂	周国平 (210)
爱	周国平 (212)
成为你自己	周国平 (217)
面对苦难	周国平 (219)
清洁的精神	张承志 (222)
牡丹的拒绝	张抗抗 (232)
走过冬天, 走过你自己	张抗抗 (235)
丑石	贾平凹 (238)
溪流	贾平凹 (240)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 (242)
肚子里的战争	王小波 (245)
我很重要	毕淑敏 (248)
挖掘心灵第一图	毕淑敏 (252)
可以预约的雪	林清玄 (256)
女孩子的花	唐 敏 (258)
草戒指	铁 凝 (263)
体验爱, 体验幸福	摩 罗 (266)
三棵树	苏 童 (271)

苏格拉底的申辩

[古希腊] 柏拉图

雅典的公民们！我^①得到那个坏名声，只是由于我有某种智慧。你们要问，是哪一种呢？我说就是人所能得到的那一种。也可能我确实有那样一种智慧；至于我刚才提到的那几位所具有的，我想也许可以称为超人的智慧。我想不出别的话来描述它，因为我自己根本不要它。谁要是说我想要，那是造谣，是对我的诽谤。公民们，即便你们觉得我下面的话很夸张，也请你们安静地听一听，因为那话并不是我说的。我要告诉你们，那是一位值得你们尊敬的人物说的。我要为你们引一位值得信任的证人来作证。这就是那位德尔斐的神^②。他会告诉你们我那点智慧是属于哪一类的。你们一定知道凯勒丰；他是我自幼的故交，也是你们的朋友，因为他曾经同你们一道被流放^③，也是同你们一道回来的。这位凯勒丰的性格，你们都知道，是做什么事都很急躁的。有一回他跑到德尔斐，冒冒失失地向神提出了一个问题——请不要打断我的话——求神谕告诉他有没有人比我更智慧。女祭司传下神谕说，没有人更智慧了。凯勒丰本人已经去世了，可是他的兄弟在这里，可以证明我说的是实话。

为什么我要提这件事呢？因为我要向你们说明自己得到坏名声的原因。我听到这个神谕的时候，心里暗暗地想，神的这句话能是什

① 这是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在法庭上的申辩。

② 阿波罗，太阳神兼智慧神，他的庙在德尔斐。

③ 公元前404年雅典向斯巴达投降后，成立寡头政府，镇压民主派，次年即垮台。



么意思呢？他这个谜应该怎么解呢？因为我知道自己没有智慧，大的小的都没有。那么，他说在人间我最智慧，是什么意思呢？他是神，不可能说谎，那是同他的本性不合的。我经过长期考虑，想出一个办法来解决问题。我想，如果能找到一个人比我智慧，那就可以到神那里去提出异议了。我可以说：你说过我最智慧，可是这里就有一个比我更智慧呀。于是，我就去访问一位以智慧著名的人物，对他进行观察。他的名字我不用说了；这是一位政界人士，我选他来试试。结果，我一开始同他谈话，就不能不想到他实在不智慧，尽管很多人以为他智慧，他也自以为智慧。因此我就试图向他说明，他自以为智慧，其实并不真智慧。结果他恨我了，当时在场的一些人听到我的话也恨我了。于是我就离开了他，心里暗想：好吧，尽管我并不为我们人中间有谁知道什么真正美、真正好的东西，可我还是比他好一点，因为他一无所知，却自以为知道，而我既不知道，也不自以为知道。在这一点上，我似乎比他稍有高明之处。后来我又访问了另外一位更加自以为智慧的人，结果也是一模一样。于是我又树立了一个敌人，他身边的许多人都成了我的敌人。

我一个接着一个地考察人，并不是没意识到自己激起的敌意。我也曾为此悔恨、畏惧，但我不能不这样做，因为我应当首先考虑神的话。我心里想：我必须把所有显得智慧的人都访问到，把神谕的意义找出来。我对你们不能不说实话，公民们，我向你们发誓，凭着犬神发誓，我来看去看，发现那些名气最大的人恰恰是最愚蠢的，而那些不大受重视的人实际上倒比较智慧，比较好些。我要告诉你们，我到处奔波，付出了巨大的劳动，最后发现那个神谕是驳不倒的。我看了政界人士以后，又去看那些诗人：悲剧诗人，歌颂酒神的诗人，以及各种各样的诗人。我对自己说：在他们那里你就会马上露原形了，就会发现自己比他们无知了。于是我就拿出几段他们最得意的作品，请教他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心想他们总能教我点东西。你们相信吗？我几乎不好意思说出真相，可是必须说，在座的诸位几乎没有一位不比他们强，哪一位都能对他们的诗谈出些道理，就是他们本人说不出所以然。我这才明白了，诗人写诗并不是凭智慧，而是凭灵感。传神谕的先知们说出了很多美好的东西，却不明白自己说的是

什么意思。我觉得很明显，诗人的情况也是这样。同时我还观察到，他们凭着诗才，就自以为在别的方面也最智慧，其实一窍不通。于是我就辞别了他们，捉摸着自己比他们高明点，正好比那些政治家高明一样。

最后我去访问工匠。因为我意识到自己确实一无所知，相信会发现他们知道很多好东西。这一点，我可没有看错。因为他们确实知道很多我所不知道的东西，在这一方面他们比我智慧。可是，公民们，我发现那些能工巧匠也有同诗人们一样的毛病，因为自己手艺好，就自以为在别的重大问题上也很智慧。这个缺点淹没了他们的智慧。所以，我就代表神询问自己：你情愿像原来那样，既没有他们的智慧，也没有他们的无知呢，还是愿意既有他们的智慧，也有他们的无知？我向自己和神询问回答道：还是像我原来那样好。

公民们，就是这一查访活动给我树立了那么多凶险毒辣的敌人，也是这一活动使我得到了“最智慧的人”的称号，因而受到人们的诽谤。因为旁观者总以为我既然指出别人缺乏智慧，那个神谕的用意是说，人的智慧没有多少价值，或者根本没有价值。看来他说的并不真是苏格拉底，他只是用我的名字当作例子，意思大约是说：“人们哪！像苏格拉底那样的人，发现自己的智慧真正说来毫无价值，那就是你们中间最智慧的了。”所以，我就到处奔波，秉承神的意旨，检验每一个我认为智慧的人，不管他是公民还是侨民，如果他并不智慧，我就给神当助手，指出他并不智慧。这件工作使我非常忙碌，没有时间参加任何公务，连自己的私事也没工夫管，我一贫如洗，就是因为事事不懈的缘故。

论书籍

[法] 蒙 田

我毫不怀疑自己经常谈到的一些问题，由专家来谈会谈得更好、更实在。本文纯然是我凭天性而不是凭学问写成的，谁觉得这是信口雌黄，我也不会在意；我的论点不是写给别人看的，而是写给自己看的；而我也不见得对自己的论点感到满意。谁要在此得到什么学问，那就要看鱼会不会上钩。做学问不是我的擅长。本文内都是我的奇谈怪论，我并不企图让人凭这些来认识事物，而是认识我。这些事物或许有一天会让我真正认识，也可能我以前认识过，但是当命运使我有幸接触它们的真面目时，我已记不得了。

我这个人博览群书，但是阅后即忘。

所以我什么都不能保证，除了说明在此时此刻我有些什么认识。不要期望从我谈的事物中，而要从我谈事物的方式中去得到些东西。

比如说，看我的引证是否选用得当，是否说明我的意图。因为，有时由于拙于辞令，有时由于思路不清，我无法适当表达意思时就援引了其他人的话。我对引证不以数计，而以质胜。如果我以数计的话，我的引证还会多出两倍。这些引证除了极少数以外都出自古代名家，不用我介绍也当为大家所熟识。鉴于要把这些说理和新观念用于自己的文章内，跟我的说理和观念交织一起，我偶尔有意隐去被引用作者的名字，目的是要那些动辄训人的批评家不要太鲁莽，他们见到文章就攻击，特别是那些还在世的年轻作家的文章，他们像个庸人招来众人的非议，也同样像个庸人要去驳倒别人的观念和

想法。我要他们错把普鲁塔克当作我来嘲笑，骂我骂到了塞涅卡身上而丢人现眼。我要把自己的弱点隐藏在这些大人物身上。

我喜欢有人知道如何在我的身上拔毛，我的意思是他会用清晰的判断力去辨别文章的力量和美。因为我缺乏记忆力，无法弄清每句话的出处而加以归类，然而我知道我的能力有限，十分清楚我的土地上开不出我发现播种在那里的绚丽花朵，自己果园的果子也永远比不上那里的甜美。

如果我词不达意，如果我的文章虚妄矫饰，我自己没能感到或者经人指出后仍没能感到，我对这些是负有责任的。因为有些错误往往逃过我们的眼睛，但是在别人向我们指出错误后仍不能正视，这就是判断上的弊病了。学问和真理可以不与判断力一起并存在我们身上，判断力也可以不与学问和真理并存在我们身上。甚至可以说，承认自己无知，我认为是说明自己具有判断力的最磊落、最可靠的明证之一。

我安排自己的论点也是随心所欲没有章法的。随着联翩浮想堆砌而成；这些想法有时蜂拥而来，有时循序渐进。我愿意走正常自然的步伐，尽管有点凌乱。当时如何心情也就如何去写。所以这些情况是不容忽视的，不然在谈论时就会信口开河和不着边际。

我当然愿意对事物有一番全面的了解，但是我付不起这样昂贵的代价。我的目的是悠闲地而不是辛劳地度过余生。没有一样东西我愿意为它呕心沥血，即使做学问也不愿意，不论做学问是一桩多么光荣的事。我在书籍中寻找的也是一个岁月优游的乐趣。若搞研究，寻找的也只是如何认识自己，如何享受人生，如何从容离世的学问：

这是我这匹淌汗的马应该朝之奔跑的目标^①。

——普鲁佩斯

阅读时遇到什么困难，我也不为它们绞尽脑汁；经过一次或两

^① 原文为拉丁语。

次的思考，得不到解答也就不了了之。

如果我不罢休，我会浪费精力和时间，因为我是个冲动型的人物，一思不得其解，再思反而更加糊涂。我不是高高兴兴地就做不成事情，苦心孤诣、孜孜以求反而使我的判断不清半途而废。我的视觉模糊了，迷茫了。我必须收回视线再度对准焦点，犹如观察红布的颜色，目光必须先放在红布上面，上下左右转动，眼睛眨上好几次才能看准。

如果这本书看烦了，我丢下换上另一本，只是在无所事事而开始感到无聊的时候再来阅读。我很少阅读现代人的作品，因为我觉得古代人的作品更丰富更严峻；我也不阅读希腊人的作品，因为我对希腊文一知半解，理解不深，无从运用我的判断力。

在那些纯属是消闲的书籍中，我觉得现代人薄伽丘的《十日谈》、拉伯雷的作品，以及让·塞贡的《吻》（若可把它们归在这类的话），可以令人玩味不已。至于《高卢的阿马迪斯》和此类著作，我就是在童年也引不起兴趣。我还要不揣冒昧地说，我这颗老朽沉重的心，不但不会为亚里士多德也不会为善良的奥维德颤抖，奥维德的流畅笔法和诡谲故事从前使我入迷，如今很难叫我留恋。

我对一切事物，包括超过我的理解和不属于我涉猎范围的事物自由地表达我的意思。当我有所表示，并不是指事物本身如何，而是指本人见解如何。当我对柏拉图的《阿克西奥切斯》一书感到讨厌，认为对这样一位作家来说是一部苍白无力的作品，我也不认为我的见解必然正确，从前的人对这部作品推崇备至，我也不会蠢得去冒犯古代圣贤的评论，不如随声附和才会心安理得。我只得责怪自己的看法，否定自己的看法，只是停留在表面没法窥其奥秘，或是没有从正确角度去看待。只要不是颠三倒四、语无伦次也就不计其他了；看清了自己的弱点也直认不讳。对观念以及观念表现的现象，想到了就给予恰如其分的阐述，但是这些现象是不明显的和不完整的。伊索的大部分寓言包含几层意义和几种理解。认为寓言包含一种隐喻的人，总是选择最符合寓言的一面来进行解释；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只是寓言的最肤浅的表面；还有其他更生动、更主要和更内在的部分，他们不知道深入挖掘；而我做的正是这个工作。

但是沿着我的思路往下说吧；我一直觉得在诗歌方面，维吉尔、卢克莱修、卡图鲁斯和贺拉斯远远在众人之上；尤其维吉尔的《乔琪克》，我认为是完美无缺的诗歌作品，把《乔琪克》和《埃涅阿斯记》比较很容易看出，维吉尔若有时间，可以对《埃涅阿斯记》某些章节进行精心梳理。《埃涅阿斯记》的第五卷我认为写得最成功。卢卡努的著作也常使我爱不释手，不在于他的文笔，而在于他本身价值和评论中肯。至于好手泰伦提乌斯——他的拉丁语写得妩媚典雅——我觉得最宜于表现心灵活动和我们的风俗人情，看到我们日常的行为，时时叫我回想起他。他的书我久读不厌，也每次发现新的典雅和美。

稍后于维吉尔时代的人，抱怨说不能把维吉尔和卢克莱修相提并论。我同意这样的比较是不恰当的；但是当我读到卢克莱修最美的篇章时，不由也产生这样的想法。如果他们对这样的比较表示生气，那么现在有的人把他和亚里士多德作不伦不类的比较，更不知对这些人的愚蠢看法说些什么呢？亚里士多德本人又会说些什么呢？

哦！这个没有判断力、没有情趣的时代^①。

——卡图鲁斯

我认为把普劳图斯跟泰伦提乌斯（他很有贵族气）比较，比把卢克莱修跟维吉尔比较，更叫古人感到不平。罗马雄辩术之父西塞罗常把泰伦提乌斯挂在嘴上，说他当今独步，而罗马诗人的第一法官贺拉斯对他的朋友大加赞扬，这些促成泰伦提乌斯声名远播，受人重视。

在我们这个时代那些写喜剧的人（意大利人在这方面得心应手），抄袭泰伦提乌斯或普劳图斯剧本的三四段话就自成一个本子，经常叫我惊讶不已。他们把薄伽丘的五六个故事堆砌在一部剧本内。他们把那么多的情节组在一起，说明对自己的本子的本身价值没有信心；他们必须依靠情节来支撑。他们自己搜索枯肠，已找不出东西使

^① 原文为拉丁语。



我们看得入迷，至少要使我们看得有趣。这跟我说的作者泰伦提乌斯大异其趣。他的写法完美无缺，使我们不计较其内容是什么，我们自始至终被他优美动人的语言吸引；他又自始至终说得那么动听。

清澈见底如一条纯洁的大河^①。

——贺拉斯

我们整个心灵被语言的美所陶醉，竟至忘了故事的美。

沿着这条思路我想得更远了：我看到古代杰出诗人毫不矫揉造作，不但没有西班牙人和皮特拉克信徒的那种夸大其词，也没有以后几世纪诗歌中篇篇都有的绵里藏针的刻薄话。好的评论家没有一位在这方面对古人有任何指摘。对卡图鲁斯的清新自然、隽永明丽的短诗无比欣赏，远远超过马提雅尔每首诗后的辛辣词句。出于我在上面说的同样理由，马提雅尔也这样说到自己：“他不用花许多工夫；故事代替了才情^②。”前一类人不动声色，也不故作姿态，写出令人感动的作品，他们信手拈来都是笑料，不必要勉强自己挠痒痒。后一类人则需要添枝加叶，他们愈少才情，愈需要情节。他们骑在马上，因为他们的两腿不够有力。就像在我们的舞会上，舞艺差的教师，他们表达不出贵族的气派和典雅，就用危险的跳跃，像船夫摇摇晃晃的怪动作来引人注目。对于妇女来说也是这样，有的舞蹈身子乱颤乱动，而有的典雅性舞蹈只是轻步慢移，自然舒展，保持日常本色，前者的体态要求比后者容易得多。我也看过出色的演员穿了日常服装，保持平时姿态，全凭才能使我们得到完全的艺术享受；而那些没有达到高超修养的新手，必须脸孔抹上厚厚的粉墨，穿了奇装异服，摇头晃脑扮鬼脸，才能引人发笑。

我的这些看法在其他方面，在《埃涅阿斯记》和《愤怒的罗兰》的比较中，更可以得到证实。《埃涅阿斯记》展翅翱翔，稳实从容，直向一个目标飞去。而《愤怒的罗兰》内容复杂，从一件事说到另一

① 原文为拉丁语。

② 原文为拉丁语。

件事，像小鸟在枝头上飞飞停停，它的翅膀只能承受短途的飞行，一段路后就要歇息，只怕乏力喘不过气来。

它只敢飞飞停停^①。

——维吉尔

在这类题材中，以上那些作家是我喜欢的作家。

还有另一类题材，内容有趣还有益。我在阅读中可以陶冶性情；使我获益最多的是普鲁塔克（自从他被介绍到法国以后）和塞涅卡的作品。他们两人皆有这个共同特点，很合我的脾性，我在他们书中追求的知识都是分成小段议论，就像普鲁塔克的《短文集》和塞涅卡的《道德书简》，不需要花长时间阅读（花长时间我是做不到的）。《道德书简》是塞涅卡写得最好的篇章，也是最有用的。不需要正襟危坐阅读，也随时可以放下，因为每篇之间并不连贯。这些作家在处世哲学上大部分是一致的；他们的命运也相似，出生在同一个世纪，两人都做过罗马皇帝的师傅，都出生国外和有钱有势。他们的学说是哲学的精华，写得简单明白。普鲁塔克前后一致，平稳沉着。塞涅卡心情大起大落，兴趣广泛。塞涅卡不苟言笑，提高道德去克服懦弱、畏惧心理和不良欲望；普鲁塔克好像并不把这些缺点看得那么在意，不愿郑重其事地加以防范。普鲁塔克追随柏拉图的学说，温和，适合社会生活；塞涅卡采用斯多葛和伊壁鸠鲁的观点，不切合生活实际，但是依我的看法，更适合个人修养，也更严峻。塞涅卡好像更屈从于他这个时代的那些皇帝的暴政，因为我敢肯定他谴责谋杀恺撒的壮士的事业，是在压力下做的；普鲁塔克一身无拘束。塞涅卡的文章冷嘲热讽，辛辣无比；普鲁塔克的文章言之有物。塞涅卡叫你读了热血沸腾，心潮澎湃；普鲁塔克使你心旷神怡，必有所得。前者给你开路，后者给你指引。

至于西塞罗对我的目标有帮助的，是那些以伦理哲学为主的作品。但是，恕我直言（既然已经越过礼仪界限，也就不必顾忌了），

^① 原文为拉丁语。



他的写作方法令我厌烦，千篇一律。因为序跋、定义、分类、词源占据了他的大部分作品。生动的精华部分都淹没在冗词滥调中。若花一个小时阅读——这对我已很长——再回想从中得到什么切实有益的东西，大部分时间是一片空白。因为他还没有触及对我有用的论点，解答使我关心的问题。我只要求做人明智，而不是博学雄辩，这些逻辑学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药方对我毫无用处，我要求作者一开始先谈结论，我已经听够了死亡和肉欲，不需要他们条分缕析，津津乐道。我需要他们提供坚实有力的理由，指导我事情发生时如何正视和应付。解决问题的不是微妙的语法，四平八稳的修辞文采；我要求他们的文章开门见山，而西塞罗的文章拐弯抹角，令人生厌。这类文章适宜教学、诉讼和说教，那时我们有时间打瞌睡，一刻钟以后还可以接上话头。对于不论有理无理你要争取说服的法官，对于必须说透才能明白道理的孩子和凡夫俗子，才需要这样说话。我不要人家拼命引起我的注意，像我们的传令官似的五十次对着我喊：嗨，听着！罗马人在祭礼中喊：“注意啦！”而我们喊“鼓起勇气”，对我来说这是废话。我既来了则早有准备，就不需要引动食欲或添油加醋：生肉我也可以吞下去；这些虚文浮礼的作用适得其反，不但提不起反而败坏了我的胃口。

我认为柏拉图的《对话录》拖沓冗长，反使内容不显。柏拉图这样一个人，有许多更有益的话可以说，却花时间去写那些无谓的、不着边际的长篇大论，叫我感到遗憾。我这样大胆褻渎不知是否会得到时尚的宽恕？我对他的美文无法欣赏，原因也在于我的无知。

我一般要求的是用学问作为内容的书籍，不是用学问作为点缀的书籍。

我最爱读的两部书，还有大普林尼和类似的著作，都是没有什么“注意啦”的。这些书是写给心中有数的人看的，或者，就是有“注意啦”，也是言之有物，可以独立成篇。

我也喜读西塞罗的《给阿提库斯的信札》，这部书不但包括他那个时代的丰富史实，还更多地记述他的个人脾性。因为，如我在其他地方说过，我对作家的灵魂和天真的判断，历来十分好奇。通过他们传世的著作，他们在人间舞台上的表现，我们可以了解他们的作为，

但是不能洞悉他们的生活习惯和为人。

我不止千百次地遗憾，布鲁图论述美德的那本书已经失传：因为从行动家那里学习理论是很有意思的。但是说教与说教者是两回事，我既喜欢在普鲁塔克写的书里，也喜欢在布鲁图写的书里去看布鲁图。我要知道布鲁图在阵前对士兵的讲话，然而更愿详细知道他大战前在营帐里跟知心朋友的对白，我要知道他在论坛和议院里的发言，更愿知道他在书房和卧室里的谈话。

至于西塞罗，我同意大家的看法，除了他学问渊博外，他的灵魂并不高尚。他是个好公民，天性随和，像他那么一个爱开玩笑的胖子，大凡都是这样。但是说实在的，他这个人贪图享受，野心虚荣；他敢于把他的诗公之于众，这是我无论如何不能原谅的；写诗拙劣算不得是一个大缺陷，但是他居然如此缺乏判断力，毫不觉察这些劣诗对他的英名有多大的损害。

至于他的辩才，那是举世无双的。我相信今后也没有人可以跟他匹敌。小西塞罗只有名字和父亲相像。他当亚细亚总司令时，一天他看到他的桌上有好几个陌生人，其中有塞斯蒂厄斯，坐在下席，那时大户人家设宴，常有人潜入坐上那个位子，小西塞罗问他的仆人这人是谁，仆人把名字告诉了他。但是小西塞罗像个心不在焉的人，忘了人家回答他的话，后来又问了两三回。那名仆人，把同样的话说上好几遍感到烦了，特别提到一件事让他好好记住那个人，他说：“他就是人家跟您说过的塞斯蒂厄斯，他认为令尊的辩才跟他相比算不了什么。”小西塞罗听了勃然大怒，下令把可怜的塞斯蒂厄斯逮住，当众痛殴了一顿，真是一个不懂礼节的主人。

就是那些认为他的辩才盖世无双的人中间，也有人不忘指出他的演说词中的错误。像他的朋友伟大的布鲁图说的，这是“关节上有病的”辩才。跟他同一世纪的演说家也指出，他令人费解地在每个段落末了使用长句子，还不厌其烦地频频使用这些字：“好像是”。

我喜欢句子节拍稍快，长短交替，抑扬有致。他偶尔也把音节重新随意组合，但是不多。我身边响起这个句子：“对我来说，我宁愿